

凡尘晓遇
专栏

梦境访问

□李 晓

我宁愿在沙漠行走,宁愿在珠峰攀登,也不愿意这些来自深夜的潮汐,把我席卷,把我淹没。

我说的是夜里无休无止的梦。这些奇形怪状的梦,太折磨人了。把我这些年做的梦剪辑出来,能上演多部电视连续剧了。

我做得最多的梦,是演算数学题。大抵是这样的情景:数学考试忘了带笔,焦急之中一道题也没做出来,或者做完了题却全是错误,考试结果我是全班倒数第一,遭到讥笑的场面,自惭形秽的样子。这些来自中年梦境里的数学考试,与我初中时期就严重偏科带来的大脑刺激有关,没料到它一直没放过我,常常溜到梦里来逼迫我,要挟我、挤压我。

初中时,我的语文成绩在全校出名,数学成绩一塌糊涂。语文老师与我父亲多次商量,要把我认作干儿子,他常常当着师生们把我亲热地搂抱在怀里。这似乎激起了数学老师对我的反感。有一次在数学课堂上,数学老师冲下来,把我偷看的小说书收缴,当着全班同学撕碎,她发怒了:“你们看,这样的学生,这样的数学成绩,让他长大了去当作家吧!”同学们哄笑了。教室里没地缝,但我滑向了凳子下面。这一幕,我耿耿在心,一直难以磨灭。

有一年举行同学会,初中时期的老师也来了,他们大多已经颤颤巍巍,白发苍苍,其中教我的一个语文老师已患老年痴呆症。那天,我把自己刚出版的一本小书一一送给当年的老师,但我没把小书送给前来参加聚会的数学老师。同学会结束时,数学老师走到我面前,她轻声说:“我读过你的文章,写得不错,你不要计较我当年对你的严厉啊。”我看见她消瘦的脸上,密布着老年斑。我点点头。那一刻,我的心情复杂,不知是心里的坚冰消融,委屈释放,还是无法释怀。半年后,我从微信朋友圈里得知这个数学老师患癌离世的新闻,同学们前往祭奠,约我同行。在她的灵堂,我鞠躬悼念,我流泪了。但我自己懂得自己,那一刻的泪水,并不全是为她隐入人世尘烟而流。

我以为我放过了自己。但紧张面对数学考试的梦,依然没有停止。时间里的记忆啊,它是仁慈的长者,有时也是如恶魔般手持镣铐地追逐。

我去找一个从事心理学研究的友人求教,对我这种梦境进行解析。他说,你这是典型的焦虑情绪,在梦里得到演绎。我说,我焦虑个啥啊,岁月静好,可以就着泡大蒜喝咖啡。他说,你别瞒我了,你就是那种焦虑型人格的人。我无

法逃避他探照灯一样的眼睛。我承认我就是这种人。比如我住在大楼里,突然心生恐惧,担心大楼会垮塌。我行走山坡上,担心泥石流呼啸而下。我和一个人拥抱,担心他突然抽出一把寒光闪闪的刀来。

一个人童年的经历,就形成了这个人性格的胚胎。世界始终在那里,等待我们重振旗鼓,等待我们欢愉欢欣。但精神上的枷锁,有时真是难以解开,童年的苍穹覆盖了一生。

有一天同友人谭大哥闲聊,他说自己也爱做梦。做得最多的,是梦里父母在吵闹不休,在屋子里摔东西。谭大哥说,小时候在家里,总是父母的争吵声,有时父母为一件小事突然发怒,有一次,愤怒的母亲突然把家里刚买的一台黑白电视机扔向了窗外,幸好楼下没人。一天晚上,童年的谭大哥放学后,故意在路上磨磨蹭蹭拖得很晚才回家,在楼下,他看见父亲双肩耸动,抱住一棵树在哭。童年的谭大哥也一直没闹明白,父母为什么总是这么争吵,这么爱上火。3年前的春天,谭大哥的父亲去世,母亲很快如缺水的植物一样枯萎了,半年后,也离开了人世,气息奄奄的母亲给谭大哥留下的遗言就是:“我去那边了,给你爸爸做饭去了。”父母离世以后,感觉成了人世孤儿的谭大哥,在梦里梦见的情景,依然是父母在跳起来对骂,跳起来要拼命。不过有一天晚上的梦里,谭大哥梦见灯火通明的房间里,全家围坐桌前,年轻的父亲给母亲碗里夹菜,母亲爱意盈盈地望着父亲。谭大哥从梦里醒来,泪水涌出来。

我的这种多梦,或许遗传于母亲。母亲沉沉的大眼袋里,来自于她整夜整夜的梦。母亲好多次劝我,好好睡觉噢,不要胡思乱想。但母亲自己秉性难改,她多思、多疑、多虑。

母亲很早就失去了父母,这一辈子,我没有见过外祖父外祖母,这对我的人生来说是缺失的。我心里嗷嗷待哺。去年清明节的晚上,我梦见一男一女向我扑过来要抱我,他们先后叫出声,我是你外祖父,我是你外祖母啊。但梦里的两个人,始终是面容模糊。一条川流不息的大河,它生命的源头,到底在哪儿?

这些进入我梦境里的场景,我现在已不予抵挡了。梦境里的经历,也构成了我人生的重量,它让我看到生命的繁花盛开,也接受着万物凋零万物生长。这就是人生。

(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干部)



能懂的诗

见面

——缅怀马识途

□阿 普

就在上个月初
朱迅采访了你
我在客厅的电视上
和你见面

110岁的精神
红光满面
如一颗老星星
在星空深处闪烁

我目不转睛
朱迅成了你面前的一朵花
而你
让我的整个客厅光芒四射

你那么达观
山川为你所有
江河为你不息
繁星挂满长空

你总是不停
手不停
脚步不停
思想不停

你那朱红色的毛线背心
就是你一生的颜色
当朱迅送了一个朱红色的春晚给你
正好与你的一生辉映

你笔下的苏东坡会哭吗
你还没有写完他
你自己却远离他而去
他定然会把酒问青天

你是阆中的荣誉市民
那一段嘉陵江
在呜咽
在咆哮

你那些甲骨文的笔记
纷纷为你的远离哭泣
它们舍不得你
舍不得你一辈子对它们的温习

你的眼睛有一些模糊
你的耳朵有一些遥远
你的世界却那样明亮
你的心愿却那样清楚

我把你的福字
挂在了我的心中
我把你对中国的祝福
让阳光带给全世界

上个月才和你见面
现在你居然走了
像一位智者远行
那样从容步履坚定

我在我的客厅布满白花
为你壮行
你的身影高出大楼
抵达苍穹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荣昌作家协会副主席)

我家不舍旧物的“另一半”

□黎 强

我家那个“另一半”,舍不得扔掉家里的旧物。什么旧衣物、旧家具、旧电器、旧零件,甚至孙女孙子的旧玩具,她总是不允许丢弃,仿佛丢弃了这些旧物,真要她命一样。而且,她宁愿舍得花很多力气,把该洗净的洗净,该归顺的归顺,在阳台角角堆起,房间角角码起,纸箱子里装起,像祖传宝贝、金子疙瘩似的。

看见老婆近乎迂腐、吝啬且有点不通情理的做法,我实在看不过。劝她说,用过的、淘汰了的旧物留着干啥,脏兮兮、乱糟糟的,这里堆一捆,那里码一坨,家里都像垃圾场啦。老婆嘴一撇,头一扬,回敬道:“你管我的呢。”

某天,见老婆的思想工作做不通,我急了,气不打一处来,抓起老婆还在整理的旧衣物,丢在过道的垃圾桶里。还呵斥老婆说:“现在生活好了,买啥买不起嘛,非要留下这些破烂儿,有碍居家观瞻嘛。你看看你,几年前的那些旧玩意儿,你留下来有啥用场嘛。简直是死脑筋,不开窍。”

老婆被我一通急赤白脸地呵斥后,气得眼睛水打转转儿,牙齿紧咬下嘴唇,一句话没说,没有理睬我。

我原以为老婆被我镇住了,待我在书房看书之后出来一看,她,老婆正把我扔在过道垃圾桶的衣物,在洗衣池一件一件清洗,洗好的旧衣物挂满了整整一个生活阳台。

前些日子,隔壁邻居老张来敲门,问我老婆家里有没有玻璃瓶。缘由是老张的孙娃子不到三岁,在家里突发奇想,要把老张家里金鱼缸里的金鱼捉一条自己喂。老张左哄右劝不奏效,家里也没有旧玻璃瓶,没办法,老张只好来邻居家求助。老婆一边劝老张不着急,一边在整齐划一的旧物包里,熟门熟路地找出大小不一的三个玻璃瓶,让老张挑选。还别说,老张也不客气,全部拿走了,嘴里忙不迭说着:“谢谢,谢谢,这下可救急啦!”老婆还一个劲儿地对邻居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都是旧的。”

这是第一次我对老婆的旧物不弃,有了亲眼看见、亲身

体会的认识。

之后不久,我们的孙女孙子来家里玩耍,一个五岁,一个三岁。孙辈俩为了争抢一个玩具,闹得不可开交。小娃娃一失手,玩具掉在地上,摔掉了电池的底座(卡座)。当奶奶的一边安慰孙辈俩,一边在储存旧玩具零件的塑料桶中翻找。不一会儿,老婆找到了一个沾满铜锈的底座(卡座),又继续翻找,找到一小块“水磨砂纸”,细细地为孙辈俩轻擦零件,便于让玩具通电。老婆这一系列的动作,既连贯又认真。我在旁边边看边想:老婆不愿意丢弃的旧物,难道是传说中的“百宝箱”吗?

那天上午,我和老婆在外面买菜刚回小区,就看见小区业委会在进大门口的黑板上写出通知,各家各户家里面有干净整洁的旧衣物,请捐献出来,放在“爱心志愿者”提供的收纳箱里。

老婆一看见小区的通知,像吃了兴奋剂,一把把我拉着往电梯口走,嘴里喃喃自语,又像是对我说,这下好了,有用处了。我不知道老婆在说什么,总觉得她很激动。

刚跨进家门,老婆让我在家门口等着,她自己一个人进家里,把她原来洗得干干净净、收拾得整整齐齐的旧衣物“嘿咻嘿咻”搬出来,且像指挥官给士兵下达命令一样说,“你不是嫌弃这些旧物件没有用处吗?今天让你见识一次,陪我一起搬到楼下的‘爱心志愿者’收纳箱里吧。”

此时此刻,我顿觉惭愧:我一个大老爷们,之前对老婆的态度与观念,真的是大错特错啦。女人家,很顾家,没有女人哪来家?哪怕她已经是奶奶级的,生活不愁,日子不焦,依然没有忘记“旧物易主贵为宝”这份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

我跟在老婆身后抱着旧物,却怎么也没有赶上老婆的脚步……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金融作家协会会员)